

杨刚小说

# 桓秀外传

冰心  
杨灵

名誉主编

虹影丛书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46.7

Y27c

杨刚小说



# 桓秀

编 选 周 伟 鸿

# 外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虹影丛书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

杨刚小说  
桓秀外传

---

编 选 周伟鸿  
责任编辑 陈宁宁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开 插页4  
字数 139,000  
版别 1999年11月第1版  
书号 ISBN 7-5325-2635-6/1·1332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印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印张 7.125  
印数 1-5,000  
版次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3.50元

---

## □ 翁 □ 媳 □

向着七月的大地，夕阳抖下了一领金红软纱。由西首暗赭的城墙矮着身子蜿蜒爬来，牵起金沙一角笼在自己的绿头发上，盖在菜圃上，又铺满嫩青的水面。水在笑，又似乎在烦恼，一棵棵或金或墨的小酒涡一窝一鼓的。除了池西一段灰色园墙外，菜畦绕池织成了一张翠锦。豆架上挑出粉紫的小豆花，瓜田却探起了蛾黄。但是无论黄绿也罢，青紫也罢，连水的笑窝儿都不是例外，在夕阳的余照里，大家似乎都暗暗透出一身日暮的慵倦，仿佛时候到了，应该把精神收拾起来，为明早的太阳鼓舞。

挑菜摘瓜的男女孩子都拿起小板凳，提着筐儿篮子跟大人们回家走，许多年青人跑着，笑呵呵跟家里人打招呼，叫他们快快吃了饭，带上板凳茶壶到南门街上抢位子去。只有池南豆架下，那采蛾眉豆的女孩子还坐在板凳上，不打算动身。三分是采豆的姿势，七成是她在东张西

望，一副盼望的神气。一条乌滑油腻的肥壮大辫在旧玉蓝布衫儿上摆来摆去，青春的肉把衫儿撑圆了，又从短衩那里探出了半张丰滑的面孔，有一只污泥小手在那儿摸摸。女孩子一皱眉，低头把那小手扯开，横了那蹲在身旁的七岁孩子一眼，又别过头往西看去。那孩子站起身，扳过她那月儿样饱满的面孔说：

“人家都走了，月儿，我们回去，姆妈说了今儿要早起的。”

“你要走，你先回去就是，”女孩子把头一扭，鼓出圆红的小嘴说，“我是不去的。我饶给死打着那鬼热闹。”说时她偏钻进豆架里去，做样子要摘一挂垂镰样的豆儿，但没有摘，又缩出来四处望望，神情显得有些焦躁。那孩子可更烦，他把住月儿的手臂说：

“我不哩，我要你跟我回去。月儿，你走呀。”

“我不走的。月儿，月儿，”她凹起嘴学他，“像人是你养的！我比你大十一二岁，有你叫我月儿的？”

“我偏要叫。月儿，月儿，月儿。嗯！看你怎搞。嗯，你是我的老婆，怕我不晓得！”他斜眼看月儿，扁起嘴来作了个狡猾的笑。月儿的圆脸飞红了。她鼓起眼把孩子死劲一推，嘴里小声骂：“嚼你姆妈的蛆！”孩子哇的哭着由地上爬起来，往西由通南门街的田径上跑去，边哭边嚷：

“好，你打我，你骂我，我告诉姆妈去。贱×，婊子养的月儿打我。”

月儿起初有些慌乱，忙挽篮立起要追，一转念，她又站住了，看着孩子跑去的后影啐了一口涎水，说道：

“报丧去罢，打也打不死。你那老框骨娘今儿不晓得

跟和尚们忙成哄鬼样子，还有人来替你伸冤？”说完她定睛朝孩子跑去的方向看，极望由罩墙边转出她心爱的什么来。望一回又探头朝池子那方看，透过浓绿的柳荫，葫芦形的池中漂起半面红霞。往尽北看，葫芦柄弯弯曲曲伸出去长联了刘家池子，由那儿又灌进玉带河里去。几乎使葫芦柄和它正身分家了的是一座名叫猛狗台的半岛。葫芦柄若是小池子，用大池子去称呼葫芦头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虽然它们都姓李。月儿把这些看得很清楚。她接到感觉的密报，用侦探似的眼睛守候池子那面以及灰色的墙角下，以为可以抓到一些抚慰。可是为什么呢？各处都只见一些荷锄回家半生不熟的人和扛起板凳拍着蒲扇向南门街走去的别家男女。女孩子们远远招呼她，她也作出笑声回答她们，可是心里厌她们多事，她怎样甘心走开呢，一层，应分的喜悦还没到手。再一层，那顽皮孩子哭回去了，月儿怕是得担点心，宁愿在外面多磨一会。那个她五岁起就叫妈的女人把慈心善意都使在菩萨身上，对生活，对别人只留下了数落和暴怒。尤其月儿从五岁起，就担任了望郎子的职务，她偏左望一个女儿，右望还是个女儿，足足望了八年，到朱大娘四十岁上才生了个儿子。在职务上八年不能生出一点效果，谁看来都不能把这当做尽本分，所以在工作上、待遇上使月儿受不漂亮的分配，朱大娘也不能说没理由。

月儿不知道望郎子是什么，人人都这么叫她，她也答应得高兴。她和两个小女孩同床，睡在朱香哥朱大娘一屋里。夜里常被一些嘀嘀咕咕古哩古怪的声音闹得害怕，睡不好，就东想西想。朱香哥好像顶好，总要亲热朱

大娘，朱大娘可不然，她好像多余了他，不是骂，就是数落。朱香哥偏偏泥声软气，求她什么的神气。她想一回也想不通。田地里的孩子容易长。月儿一天天大，她的心和身子一起变。听见人叫望郎子，她起始羞得很，仿佛讨嫌又仿佛不是，心里开了一眼不知有多深的企望的井。她知道朱大娘也是个望郎子，望来了一位朱香哥。幻想常领她去一重境界里，在那儿她见着她所望的郎也是个宽肩厚背的粗壮男人，有个山字形的圆大头顶和晶利的眼锋。那人也会给她亲热和顾惜。朱大娘火炎炎盼她望郎，她也好奇而贪馋的望着，心里窜出许多揣测。她希奇将来怎样会和那郎睡在一张床上，这男人会用温暖与轻松吹煦自己。可是自己呢？对了，她不会像朱大娘，她打点了一千个好心与温存，为那位未来的男子。

她的愿望不久实现了。牛奶子开始呱呱乱叫的那天，伯娘婶娘们都冲她道喜，说她的郎好福相，将来好日子过不完呢。她红着脸低下头笑笑的，不能拒绝又不敢承受人的祝贺，连小孩都不敢去看，竟似自己就是个新娘子了的。这一天，朱大娘特地给了她一碗肉吃。

月儿还是跟朱大娘他们一屋睡。夜里为了孩子，多添一些意外的事，日里又要下田，生活没有轻减，反更沉重了。日子一长，夜里还出了新花样。有时由梦中，她竟被打架惊醒，见朱香哥赤身露体，怒目横眉，坐在床上吐气；朱大娘却恶恶毒毒，哭着骂丑话，弄得邻舍敲墙打壁。朱大娘又把一张嘴搬到邻人家身上，就得香哥把她踢打一顿，自己奔出门去了，才算完结。这样时候，月儿总是包起头，全身缩紧不敢呼吸，免得火星飞到自己头上。在

心里，她简直公然替朱香哥委屈。朱大娘越来越喜欢跟和尚斋公走庙上香，弄佛事，特别是城隍庙，一去几天不回，那长老是顶会招待女信士的。她常不在家里落脚，田上的事全靠香哥，夜里还不给他好睡。她一回来，看不见丈夫红勃勃茁壮的大腿，不理睬那一壁悬崖的前额下，熠熠如电，被生命之火烧燃了的眼睛；她就只会龇牙咧嘴，咒咒骂骂数不清。若逢香哥和她对垒，使她气不出，月儿定逃不掉一场苦打。为这个，香哥若看见了，往往又和她闹起来。朱香哥四十刚靠边，比哪个小伙子都莽壮，在田里，在水里，他那小蚱蜢样的筋力就不容他半点懒散，作工总比人溜刷威风。月儿似看出这个壮男子一身红韧的筋肉里，长了有无数鲜红的小嘴成天叽叽呱呱讲心事。她很奇怪，为什么朱大娘和它们老在一起都听不出它们讲的是什么？她觉得自己满能懂。小嘴说得非常清楚，她听得也极其透彻。田里作事，是月儿最快活的时候，因为香哥也总在田里，一家子吃力作活的，实在说只有他两个。太阳一偏西，田里几担水挑完了，香哥就松快的走来，帮月儿薅草挑菜。遇到下种子，清理田地这类大规模活动时，多半就是这两人从早到晚在一起。月儿爱打脆哈哈，香哥会讲野故事。只要没有人，彼此的手就渐渐略去了不必要的嫌疑，两张嘴除了谈谈笑笑吃生瓜之外，也多了一些用处。越来香哥越替月儿抵制朱大娘，月儿自然也往他怀里愈挤愈紧。月儿把牛奶子和香哥比较在一处时，心里就有疑问：牛奶子是不是香哥生的呢？牛奶子将来能长成一个男人么？守住他长了几年，还是这么二尺多高。一包突大梆硬的肚子像面鼓，支在两条细黄的



腿上。一张嘴，只会顽皮糊涂，告谎状，害自己挨打。她不相信自己所望的郎就是这个干猴子，这样安置或是骗她的或是错。她不能要阎王错派下来的人。看见他哭哭啼啼跑去，她非但不可怜他，反而得意，心里的钉子拔掉了似的。她扶着豆架痴站在那儿，想着心里的事情，便在一团疑问的周围，慢慢打下许多问号。一条大白猫“刷”的由木槿丛边溜过去了，把她骇了一跳。嫩荷色的木槿花颤颤摇了几下，又静静站住了，没说什么。月儿闷闷走去木槿旁，采下了一朵粉红的大木槿花，试试要插在自己的玉蓝大襟上面。

“月儿！”爽朗的男子呼声拨动月儿耳弦，全部血液立即由心里奔出来贯注脸上发际，涌进了每一条肢体，连指尖儿都染红了。她矜持着慢慢回头看去，见绿云的柳荫如柄伞罩住了一个色如紫铜、熊臂鹿腰的壮年男人，他的背景托在一片银灰色、镜平的水面上。他一只手在擦拭脸上的水，另一只提的是衣服，全身精赤，只有腰际一条短裤湿漉漉贴在肉上，刻出了圆的臀，粗莽的大腿。由那斩齐挺拔的前额下，射出火样的眼光吸住了月儿，她转身迎上前去。那一个早已笑着几步跑过来，圆大的头顶上立满了水珠，顺着前额一颗颗滑走下来，叫月儿好笑。她问：

“又打鼓洒去了？”

“嗯。”说时又笑，“我本来想骇你一下的。嗯？骇你会怎样？”

“还说！等都把人等死了。田里人都走了，他们说去抢位子。台已经搭了吧？”

“哪里？”那个把衣服丢在地下，坐在小板凳上换。月儿扭过脸去摘豆儿花说：

“‘哪里’，那么怎弄到安置黑了才来？”

“真是的，台还没搭好，我跟老婆娘又嚷了一餐。老娼妇拿城隍菩萨挟制我，我才不受她挟制呢。他姆妈的尸！”

“又嚷哄事？”月儿掉转头来问。

“老女人定要我今日夜里抬福施，见鬼！她说是法师派的。法师是脱尘，我晓得他势力大，城隍庙的长老。他为哄事派我这个缺？不过是老女人舍不得几碗黍米粥，几个馍馍。我不靠他们吃饭，有工夫陪到做那些事，深更半夜抬得累死人？婊子养的臭×，跟和尚们闹些哄鬼，老子察出来了，连男带女一个不留！”他一面说一面站起来，眼睛一闪一熠，眉毛也一落一挺。

“你看你说得几骇人。”月儿把大辫子一抛，做个不然后的神气坐下去说，“为么事要弄死人家？我不喜欢。我们过我们的，他们过他们的，井水不犯河水，犯不着。”

香哥在她头上轻轻打了一下，说：“不懂事。你怕我们的事，他们晓得了会饶过了我们呵？我只怕还躲得过，你呢？”

“你不是说我们走吗？”月儿翘起头来问，“我看我无做哄错事，我不怕。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姆妈喜欢和尚，我喜欢你，这不是一样的？你看鬼牛奶子今儿还欺我，说我……”她面色涨红了，撅起嘴，把腰里衣服扯了一扯。

“说你哄家伙？慢着，慢着，你真晓得你姆妈跟和尚

的事吗？”

“他说……他说我是他老婆……”她低下头去，到底哭出来，又说：“我就这样受人受鬼的欺！”

朱香哥骂了一声“小杂种！”耸起眉尖默然望着远处，两只手在身旁死力搓着。过一会他用决然的样子说：“你不要哭了，月儿。我们是要走的。不光只你受欺，这杂种南门也不是地方。我老早就说过要走，就是这点田，这点菜是我们两人亲手拌大的，连土耙子都抓热了，有点舍不得。现在只好不说它了，怕的日子一挨久了，有个风吹草动，这杂种地方你受不得。”

“那，我们几时走呢？”月儿仰起脸来问，泪珠子似乎在笑。

“我明儿去张家沟子去，那边我有朋友。我跟他说好了，玉带河里我有条船，我们起黑早上船，到沟子里住几天，再下省去……”他忽然抑住了，在想什么。月儿把他一推说：“总不说了啦？”他嘻了一下子说：“下省去，不管那些杂种儿子们，随他们闹去罢。”

这时由西跳着跑来一个七八岁的赤身小孩，边跑边唱：

“朱老婆，矮梭梭；  
梳的头，燕子窝；  
手提小桶下河坡，  
清水不舀舀漩涡；  
一头走，一头摸——  
心里只想脱尘哥！”

一面唱，一面转过木槿条外几棵树背后去了。歌声还在田野里浮着，像不留踪迹的云缕。

朱香哥头上连剃得溜光的青皮都红透了，拳头打在手心，他咬住牙齿说：“你听！”月儿却弯下腰去拿起板凳，挽上蛾眉豆篮儿说：“听么事？晓得唱的是那一个？我们回去吧。你不是还要帮忙搭台吗？”说完，她就先走了。朱香哥看着月儿的背影好一息，才叹了口气说：“管他娘的，只要不碰在老子手里就罢了。”

这时月儿忽又想起一件事，她放下板凳，挽着篮子走回来问：“咦，你今儿叫我等你是哄事，说了啊？”一句话提醒了那一位，他笑笑把胸一拍说：“该死，都忘了。向来散福施是在大池子里头，今儿不要到老地方去。”说时四望一下，又在月儿耳边说了几个字。月儿笑了笑，提着篮子快跑了。

说是街，南门街不是作买卖的所在。靠西是一色粉白砖墙，隔两三丈远，就用黑灰涂出一个门，这样作成了十几家门户。只有尽北一家墙是乱砖堆起来，也没有粉，那是月儿们一家的窝处。朱大娘只用力量去供菩萨，这些家事她是不管的。靠东可是一色漂亮的水磨洋灰围墙，敞开两座极巍峨的八字朝门。焰口台就搭在北首大朝门下，只有一尺来高。台上台下的准备都已齐了，法师还未到。因为看焰口的人把板凳椅子堆在台前，塞了台口，朱香哥和几个人嚷着，叫着，要台口的人们搬开，很费力的在人空里挤。他留神四看，发现月儿领着三个女孩，一个牛奶子，把板凳挪到台右面去了。牛奶子站在板凳上跳脚，唏哩呼嗒，连哭带骂的，两只拳头像敲鼓似的在

月儿头上乱打，月儿一面要扶住他，一面又要躲开他的拳头，样子异常狼狈。口里直喊：

“牛奶子，你看你不听话，我告诉姆妈的。”

“告诉姆妈，告诉姆妈，去，去，我不怕。呃……呃……你欺我，你搬我的板凳，不许我看焰口，骚×女人，你偷野男人！”

这句话拨出了一个野性的大哈哈，撑破了四围男女的几十张嘴。有谁喝了声彩：

“好呀，朱家牛奶子比他老子还强，这一点儿大就会管老婆了。喂，好牛奶子，Troi<sup>①</sup>呀！这一个！”

牛奶子看见那人摔出来的大拇指，眼泪还钉在眼角上就哈的笑着，得意的屈起丁拐在月儿额上连敲连敲，也望那人把大拇指一摔说：

“呕，这一个！Troi呀！”

月儿又羞又气，整个脸连脖子全涨得通红，泪珠子在眼里跑，她偏咬紧嘴唇，不许它们溜出来。她把牛奶子一推，拿腿就走，说“我尽你去！”刚好这时朱香哥已经由人堆里钻过来，叫住了月儿，又一把抓住了牛奶子的脖子，把他转过来问：

“你在闹哄事？你？”黑紫的怒容虎在朱香哥脸上，声音也嶙峭得很，把牛奶子骇呆了，他吃吃的又哭起来，说：

“呃……月儿……她抢我的板凳，呃……她叫我牛奶子……”

月儿这时也忍不住眼泪。她恨恨的把牙齿一挫说：

---

① 此处拼音读“揣”，拟是湖北方言“棒”的意思。

“说白话的乱舌根子!”

香哥鼓起眼在牛奶子头子钉了几个丁拐,说:

“她那里抢你板凳?明明见你乱打人。你再敢这样着!”说时唢呐号筒呜哩呜啦响起来,法师来了。大家都笑呵呵拍手欢迎。牛奶子由凳上看去见母亲跟在法师背后,便提提裤子跳下来,奔出去叫:

“姆妈,姆妈,看月儿呵,月儿叫爷爷打我,姆妈!”喊着就把他母亲拉进来,指着月儿说:“她,她……”说时看了他父亲一眼,便缩住了,挤在母亲肘下。

高鼻子薄嘴唇的朱大娘走到月儿跟前,把她的辫子一扯,月儿像准备好了的,叉开腿站着,见朱大娘扯辫子,便双手抢住她的辫往怀里夺,朱大娘小脚,被她拉拉扯扯站不住,便舍了辫子,拧住她丰满的嫩颊一扭,骂:

“婊子养的小女人,你好大胆呀!”话没说完,她手已被朱香哥打下,香哥锐眼直射她脸上,杀神似的命令说:

“少打些!问也不问清楚,瞎打人!你问问乡亲仔里看。”朱大娘直瞪眼看着香哥那威势棱棱的前额,好一会不说,也不作什么,旁边的人就把他们朝两边拉,说:

“算了罢,娃儿们的事随他们自己去,他们自己还要过日子,两口子那里跟得他们一生?”

朱香哥墨起脸把他们推开说:“我这回就不饶她,看这泼妇今儿有无一点理!硬想磨死人家的女娃子。”

这时有好几个男女由法师背后走来叫:“朱伯娘,法师点你,快点去吧。香哥,香哥,你不要只为个小媳妇子跟朱伯娘闹呀,这不像个样子。”

“好,”朱大娘趁此把腿一抽说,“好,朱香,你又卫护

小女人了。今日我认了你的，我怕打破长老的法事。是狠的，明日到城隍庙里来！”

“到城隍庙去就去。随便那里都可得的，要打人，要磨人就不行。哪个打人，我打哪个。”

朱大娘牵着牛奶子匆匆的走，指着月儿说：“小女人，看我明儿跟你算帐就是！”月儿把嘴一撇，自己也赌气走回家去了。朱香哥又在焰口里耗了些时，才找到月儿，两个人重上杨家池子去。

钻进了黑忽忽，被丛草封闭的猛狗台时，两人才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家，心里安贴下来。在森密的地方，他们找了一块软草地坐下。草长了一二尺高，把四围都从他们隔绝了。这里没有打骂的手，也没有批评的眼睛。人可以安安逸逸把心思交给草林保管，它不会令它去为了什么小媳妇、公公等等来发愁。感情和心到了这幽僻的所在，着实为两个灵魂忙碌起来，灵魂里要注入灵魂，生命中要融合生命。两个人把彼此的需要打成了一副命运的结子，苦是它，乐也是它；生是它，死更不能不是。

他两人为明天的事又说了些话，就都在草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月儿由失了知觉中，忽被疼痛刺醒，她哎哟的锐叫，纯反应的把脚一缩。两人不及开口，一盏咬眼的马灯已经瞪视着他们，火焰封锁了他们的视线。人声听来很嘈杂，还有“阿弥陀佛”夹在里面。一时有一个声音把他们的注意挑出来：

“朱香呀！”是那个打灯的人，“朱伯娘，朱伯娘，你看你们朱香吵。”

“该死！该死！这不是朱香跟他们月儿吗？这才该

死呢。”一个女人吐了口涎，做个鬼脸走开。

月儿朱香早已经站起来了。眼中容下了灯光，看清了面前一堆人。当面挂在莲花帽下的是脱尘法师的黄蜡脸。他的鼻眼全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他却被权威选中了。凡吃斋的有理由恳求他支配，凡不吃斋的也从他手里领菩萨的祸福。在他周围还有几对和尚与善男信女。岸上大灯笼底下有两个大桶，一只桶上横了一条扁担。

月儿见朱大娘走过来，以为她不知要如何打闹。谁知她不声不响，看了看，忽然抱住自己号叫起来：

“儿呀，儿呀，你总好偷你自己的爷吵？又当菩萨的面，你不是特为得罪菩萨？你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哪里活得成？叫我哪里做人去呀？这都是你邪神附体，疯了迷了啊！”

月儿不晓得自己所犯的罪过有多重。也曾有女人跟男人睡觉，被活埋过，月儿总以为是由于那女人同几个男人睡的原因，如若只和一个男人睡，是没有问题的。她并没跟许多男人睡过。再说朱香也和普通男人不同。朱香哥是处处都叫人合意，叫人越看越恨不得粘在他身上。他又好，跟月儿的亲老子一样疼惜她。和他躺在一起，令她快活，平心说，就是玉皇大帝见了都不会有气的。她以为自己并不是跟男人睡觉，却是喜欢朱香哥。这两个里头有天大的分别。怎么能说她跟朱香在一起就活不成？她把朱大娘一推，心里恨她总是骗自己，什么望郎子也是她弄的。她把朱大娘推倒地下，刚要骂，却听脱尘和尚把锡杖一敲，做出镇压邪神的姿势断喝一声：

“左右与我把淫夫淫妇抓住。”以后他就做出善良的



样子，垂眉合十的说法道：

“善哉，善哉。本法师奉菩萨旨意来此李家池中散布福施，为人祈福。今因李府老夫人在大池放生，故移锡来此猛狗台施福。不料遇此妖邪淫女，翁媳通奸，毁灭人伦；五漏血污，大伤佛法。若非九尾狐精出世，定为玉石琵琶还魂。致我全乡众生得罪神佛，祸福难保。今宜将此妖狐飞刀斩首，永绝祸根。但念伊母朱王氏归佛心诚，赐与全尸，抛置池内，谢罪鬼神。急急如律令，敕！”

月儿听见他这么念念有辞，像道士赶鬼，心里好笑，她不晓得他念的是什么。但是她见朱香哥在挣扎得利害，又见有人来抓她，女人们在指指点点叫她是狐狸精，她奇怪极了。一面被人拥着走，一面问：

“我是狐狸精？这是么话？我是狐狸精？哪个说的？脱尘，你这鬼和尚，你自己才是狐狸精，怎么说我？你那回还跑到我们屋里……”脱尘一锡杖打下来，把她几乎打晕了，嘴也被他们堵住。众人拥她到池边，她乱摆着头，朝朱香哥乱抓手。可是朱香哥也被几个人抓住了，死挣也挣不动。脱尘走到池口，将杖一举，说偈道：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叫那淫女子下去罢。”

“扑通！”这执强的少女就落下水里去了，她刚落下，一个和尚忽失声喊：“呵，她嘴里塞满了东西，怕不得死。”为这，男男女女就议论起来，争着往池里月光被击破了的地方看，巴不得见那水波快快平静，漂出那狐狸的原形来。当大家这样把注意力往池里倾灌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比闪电更快，一个倒栽葱，脱尘法师插进水里；跟着，如燕子扑水，朱香也窜入月儿沉落的水窝里去。众人连惊